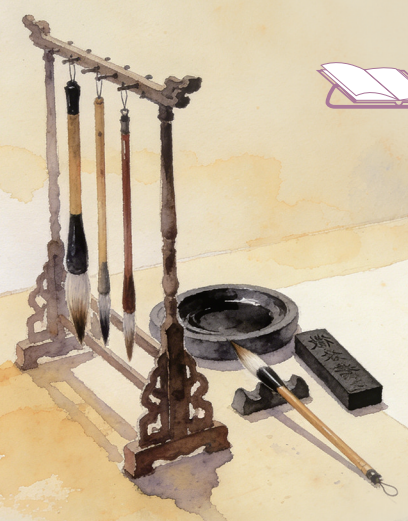


甘版图书

敬事而信 笔墨修身

□ 张兵 王维



李明的《敬事而信：清雅斋读书笔记》是一部融合经典阅读与个人修身的独特著作。全书以《老子》《论语》《史记》等典籍为基础，结合作者工作实际，以132篇札记和247幅书画作品，搭建起一座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书名“敬事而信”取自《论语》，寓意以敬畏之心履职、以信义之道立身。而“清雅斋”既是作者的书斋之名，也象征着一种清正雅洁的精神追求。

本书的独特价值源于作者纪检监察干部与传统文化爱好者的双重身份。既对“廉洁”“担当”有着深刻感悟，又能从孔孟的仁政、老庄的无为中寻找智慧，这种跨界视角让经典解读既扎根现实，又超越功利。例如，在谈及《选拔任用年轻干部当慎之又慎》时，作者引用《论语》中孔子反对子路推荐子羔为费宰的典故，结合现实中年轻干部成长的规律，强调“学而优则仕”的本质是“真才实学服务百姓”，而非掘苗助长的提拔，其思考既源于经典，又直指现实痛点。

书中收录了东汉名臣孔奋、董宣的廉洁轶事，孔奋“身处脂膏不能自润”，董宣“执法如山不避权贵”，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并非简单的史料堆砌，而是作者的精神参照。他写道：“这些身影穿过历史烟云，依然为当代从政者树立着镜鉴。”这种将历史典范与职业操守相结合的思想

考，让经典中的廉洁思想不再是抽象的道德教条，而是可感可行的行为准则。

二

本书的结构编排匠心独运，全书分为儒家撷萃、问道探微、读史明智、阅微知著、写意陶情五个部分，从儒家的兴衰借鉴、志怪的伦理警示，再到书画的性情陶冶，多维立体，自成体系。

“儒家撷萃”作为开篇，聚焦《论语》《大学》等儒家经典，围绕“敬事而信”“孝道”“德行”等重要议题，为全书奠定了价值基石。“问道探微”转向《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探讨“无为而治”等哲学命题，与儒家思想形成互补。作者以辩证的眼光阐释“无为”并非消极避世，而是“不妄为”的处世智慧。“读史明智”与“阅微知著”则从《史记》《资治通鉴》等史学经典，以及《阅微草堂笔记》的寓言故事中汲取经验教训。通过具体叙事，作者将抽象的道德准则转化为生活智慧，增强读者的直观认知。“写意陶情”将书画艺术与精神修养深度融合，展现了“笔墨即修行”的生活态度，让修身养性不再局限于思想层面，更通过艺术创作融入日常审美实践。

全书逻辑清晰，以儒家思想确立“担当之基”，以道家智慧涵养“超脱之心”，以史学典籍明辨“是非之界”，以寓言故事警醒“言行之度”，以书画艺术陶冶“性情之美”，让读

者既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广度与深度，又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修身养性路径。

三

该书的显著特色还在于其图文并茂的表达形式。书中收录了作者创作的200余幅书画作品，它们不仅是文字的视觉补充，更是独立的艺术表达。作者以松竹喻风骨，以幽兰寄素心，使“清雅”的境界追求流淌于笔墨之间。

在“写意陶情”部分，作者深入探讨了孔子“绘事后素”的思想，并将其贯穿全书。文字如同“素”，是思想的坚实基础；书画如同“绘”，是情感的升华与点缀。这种图文关系，使得抽象的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审美体验。例如，书中对孤松、幽兰的描绘，既是对自然物的写生，更是对正直、高洁品格的追求；而行草书写的“白鸟多情留我住，青山无语看人忙”等联句，则生动传递了作者于经典中寻宁静、在喧嚣中守本心的心境。

在文字表达上，全书语言平实厚重，引经据典深入浅出。作者善于将经典原文与现实案例、个人感悟巧妙结合，如在阐释“君子四要”时，既引用《论语》原句，又融入当代职场人的处世之道，让古老的智慧变得亲切可学、切实可用。这种兼具“质”与“文”的平衡，使得不同背景的读者均能从中获得启迪。

四

本书的出版，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活化，更为读者提

供了一方缓解焦虑、沉淀心灵的精神栖息地。

对于职场人士而言，书中《敬事而信》《忠于职守是第一位的》等篇目，为职业成长提供了指引。作者通过阅读经典指出，真正的成功源于“慎独”的修为、“诚信”的品格和“勤勉”的态度，这种理念有助于今人树立正确的职业观，也能缓解心理压力。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本书则提供了一种“在经典中寻找安宁”的生活方式，作者在序言中写道：“借古人的智慧沉淀心灵”，书中对孝道、待友之道等议题的解读，能帮助读者梳理家庭和人际困惑，在经典智慧中找到内心平衡。作为一部“实践者的思考”，它成功将经典智慧生活化，让传统文化成为可融入日常的精神养分，引导更多人在经典中扎根并成长。

本书是一部融思想性、实践性与审美性于一体的作品。书中既有对儒家仁政、道家无为等传统思想的当代诠释，也包含从史学典籍和寓言故事中提炼的处世智慧，更通过书画作品展现了“笔墨即修行”的艺术境界。全书展现了如何让经典“活”起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连接，进而让经典从书本走向生活，从理论走向实践。这种转化正是对“敬畏之心”与“工匠精神”的当代诠释。该书提醒我们：经典从未远离，它就在我们的一言一行中；修行并非遥不可及，它始于对职责的敬畏，成于日常的坚守。

（《敬事而信：清雅斋读书笔记》，李明著，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书评

于烟火与山河间见诗心

□ 孔小泉

拿到忆今的诗集时，我正穿过乌拉盖草原，风吹着雪在路面上流淌，荒凉的草原在虚白中一帧又一帧地掠过。我在呜咽的风声中认真地读诗，她说，“我躺下来，把从低处走来的自己，交给一片白茫茫的潮湿”；她说，“我来得不是时候，草儿枯黄，最好的风景正在褪色”；她说，“不羁的风，要做这荒野的主宰吗”。仿佛我就该在这里，在一路向北的草原上读到她的诗。

忆今的诗将西北的苍茫山河、人间的细碎物语与时光的温柔褶皱糅合在一起，文字如简牍般质朴，却藏着最醇厚的诗心。在《群峰辽阔：时间的镜像》里，她以西北大地为底色，落笔于和政羊化石、六盘雪、敦煌风声、黄河楼这些具象的山河风物，将自己化作天地间的凝视者，在沙丘守望胡杨，在寒夜遥望阳关，在祁连的蓝天下感受时空的辽阔。她写“侧影阳关，我就要走出天地的寒凉，但无法带一条枯死的河流回家”，藏着对西北土地深入骨髓的眷恋，那眷恋不是热烈的呼喊，而是沉默的共情，如西北的风，粗粝却温柔。在这里，山河不再是单纯的风景，而是时间的载体，是她与历史、与自然对话的媒介，每一处风物，都映着时光的镜像，也映着她澄澈的内心。

《进入典籍之前：物语》则聚焦日常的物件，她以细腻的笔触，赋予冰冷的器物以温度与灵魂。她写修补一只红陶罐，“去已经改道的小河内，淘回一罐当年的纯净”，器物的破碎与修补，何尝不是生活的原貌，那些遗憾与圆满，都在时光里被温柔安放；她写汝瓷，“内心的纹隙，隔着人的心事，吐纳彻悟疼痛的气息”，将器物的开片与人生的缺憾相融，道尽残缺的美。这些器物，未入典籍，却活在烟火人间，它们带着岁月的纹隙，藏着人的心事，于摩挲间，看见物的本质，也看见人的本心，在简单的物事中，守住内心的纯粹。

《缔结花序的时辰》与《花青与弦音》，是时光与情感的交融，前者写尽四季的花木与节气，谷雨的雨、晚樱的瓣、迎春的黄、寒露的凉，每一个时令，每一棵花树，都藏着忆今对时光的感知。她写紫丁香“俯身于今天的若干段落，感受透明的天光洒在发梢，背上，代替你轻轻拍打我”，温柔的笔触里藏着细腻的情愫；写“等一个冬季，在漫长的雪季来临时，给同样老去的你，讲述关于彩色和温暖的故事”，时光的温柔与陪伴的美好，跃然纸上；也写“或者什么也不说了，隔着一把五弦琴，听一听弦外之音”，于沉默处藏深情，于细微处见真意。这些诗歌的文字，如春日的细雨，温润绵长，没有激烈的情绪，只有平和的感知，她将生活的热爱，对时光的珍惜，都藏在一草一木、一朝一夕里。

读忆今的诗，最动人的莫过于“简”与“真”。她的文字如简牍般简洁，如西北的风般直白，却字字入心。她写山河，不刻意渲染苍凉，只如实描摹，却让人感受到西北大地的力量；她写器物，不刻意赋予深意，只写摩挲的触感、心底的悸动，却让人看见物后的人情；她写时光，不刻意感叹流逝，只写花开花落、四季更迭，却让人体味到时光的温柔。这份“简”，不是简单，而是纯粹，是本真。而这份本真，源于她对生活的热爱，对天地的敬畏，对自我的坚守。她能在西北的苍茫里看见生命的坚韧，能在人间的细碎里看见生活的纹理，能在时光的流逝里看见永恒的诗意。她是山河的过客，也是烟火的归人；是时光的凝视者，也是生活的体验者。她以一颗敏感而澄澈的诗心，感知天地间的一切，将山河的辽阔、器物的温润、花木的芬芳、时光的温柔，都化作笔下的诗句，让人在阅读中，也跟着慢下来，去感受身边的美好，去感受生活的本真，去守住内心的纯粹。

品味忆今的诗歌，仿佛能看见她倚窗独立的模样，于人间烟火里，于山河辽阔间，守着一颗诗心，沉静安然，温柔以行。而我也能在她诗句的滋养中，学着删繁就简，学着温柔感知，在漫长的时光里，心向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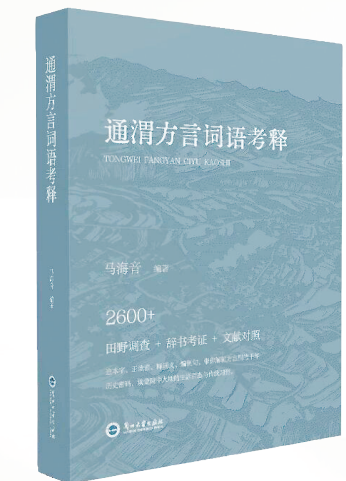
读书

通渭方言寻根

□ 马海音



春暖通渭 资料图



通渭方言属北方方言、西北次方言区的“秦陇语”。方言土语因水土民情而各异。通渭历史上属于多民族杂居地区，各民族语言融合杂糅现象突出。光绪三十二年《续修通渭县新志》云：“地近戎羌，语多俚俗，与安、会土语仿佛，半属有音而无字。”而我在编写《〈西游记〉中通渭方言词汇考释》一书的过程中，却发现除了选入该书的词语之外，还有大量有本字的通渭方言词语，于是便将其辑录下来，本想以“附录”形式置于该书正文之后。但如同滚雪球一般，随着收集和撰写词条的数量增加，这部分的规模也不断扩大，数量逐渐超过了《西游记》中的通渭方言词语，如将其作为附录，大有喧宾夺主之嫌。于是，我决定将《〈西游记〉中通渭方言词汇考释》先行付印，而将原先拟作附录的部分，继续进行挖掘、充实和扩展，经过6年时间的持续努力，于是就有了《通渭方言词语考释》这部书稿。

从2018年开始至今，我要么通过各种方式，做方言词语的田野调查，要么埋首在“故纸”堆里翻检文献。我常常“心安理得”地数天不出门，窝在家里，像一位孤独的猜谜寻宝者，穿梭于文献辞书与电脑屏幕之间，追溯一个个方言词语的前世今生，从中收获和享受或大或小的惊喜。通常的情形

是，随便捡起一个方言词语，笃定它没有本字，但翻开辞书，打开文献，却有一个音义具体、横平竖直、姿态优美的本字穿越千年，在时光隧道深处的幽暗里从容地“望”着我！这种穿越千年的“相逢”，使我对故乡产生了别样的深情，对我们的祖先产生了由衷的敬意，也对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一以贯之感到自豪和骄傲。

本书共辑录了2600多个词条。在编写完最后一个词语时，灯火阑珊，蓦然回首，深信方言词语就像浩瀚的海洋，而我实在不知道自己从中舀到了多少水珠。如果说透了一滴水能看到大海，那透过这2600多个词语，就一定能够看到通渭方言的广度和深度。遗憾的是，方言中还有许多语音清晰、语义具体、使用范围较广的词语，却没有考证到本字；而古辞书中又有很多“音不详”“义不详”或“音义不详”的文字落寞地尘封于故纸里。这两类词汇的考证，有待于将来更有才华、耐心和毅力的研究者接力完成。

方言里保留了汉语中最为古老的词语信息。那些今天看似土得掉渣的方言词语，或属于古老的特殊词汇，或为古老的通用词语，或为古老的雅词，或为古老的行业术语……总之，每一个词语都有它特有的信息密码，有源

远流长的文化内涵。可惜人才疏学浅，心有余而力不足，所能做的仅为浅显的词语考释，既无法从文化的角度作深层次的破译和阐释，也无法从语音的角度分析词语转化演变的过程。即使简单的词语考释，我也没有绝对的自信与把握，其中肯定会有很多牵强附会、讹误遗漏之处，我诚恳期待方家的指正。

方言的整理与探究是一项相对单调枯燥的工作。但我沉浸其中。我对方言的关注和探究源起于母亲。她老人家在世时，使用的是最纯正的通渭方言词语。而她那一代人所用的许多词语对于更年轻的人来说，已经倍感陌生，如不将其记录和固定下来，它们定将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时光的变迁中。2018年春天，母亲过世，我的悲恸难以释怀。在那些日子里，我怀着对母亲的无限怀念，一头扎进故纸堆里。只要回到辞书中间，坐在电脑之前，我就仿佛回到了故乡，回到了从前，回到了和妈妈在一起的温馨岁月。天道酬勤，功不唐捐，我最终从这项工作中获得了安慰与快乐。我想，有能力、有条件溯及既往，并达到自己目标的人，应当是个幸福的人。

（《通渭方言词语考释》，马海音著，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系该书后记，有删节）

滴水藏海

说龙马

□ 刘晓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马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河图洛书传说是中国古代最神秘的传说之一。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传说得到天命支持的帝王治世时，会有河图、洛书和圣人出现。这个传说在孔子的时代已经广为流传。《论语·子罕》中孔子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西汉孔安国的《尚书传》明确交代了“河图洛书”的细节：“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龙马负河图自黄河出，神龟驮洛书自洛水出的传说，在中国一直广泛流传，“龙马”逐渐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词语，还出现了充满蓬勃向上力量的成语——龙马精神。人们习惯用这个词称赞一种奋斗不止、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

古人为什么将天上的龙和地上的马连到一起使用呢？

将龙和马连到一起并非特例。孔安国《尚书传》称“龙马出河”。《礼记·月令》“孟春之月”条记载：“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旂，衣青衣，服苍玉……”这里的“苍龙”就是青马，这是以龙称马。在古代，马与龙经常并提。《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说：“马之美者，青龙之匹。”更为重要的是，马与龙有相互转换的关系。《周礼》夏官司马有：“马八尺以上为龙。”《法苑珠林》十一“六道篇”：“屈支国东城北祠前有龙池，诸龙易型交合牝牡，遂生龙驹之子。方乃训驾，所以此国多出善马。”《北游录·纪闻上》：“马邑县西北十里，洪涛山下，有水一泓……人传池有二龙，时化为马。一骊一黄。”

马与古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古代称马牛羊鸡狗猪为六畜，而马为“六畜之首”。几千年来，马一直是人类的伙伴。马有力，在农业生产中，马是拉犁负重的重要帮手；马健行，

在交通旅行中骑马和乘马车都是最快的交通手段。马在古代的战争中也担当重要角色——具有疾迅机动力和强大冲击力的骑兵，常常是决定一场战争结局的胜负手。马能行远，又能负重，还有爆发力，千百年来，中国人饲养马，使用马，喜爱马，赋予马极高的精神象征意义。十二地支中，马为午，在十二时辰中代表正午阳气最盛的时辰。古人从阴阳思想出发，赋予了马纯阳的属性，认为马有驱邪得福之力。典籍《十节记》“白马节会”条逸文中有“马性以白为本，天有白龙，地有白马。是日见白马，即年中邪气远去不来”的记载。

仔细推想，龙和马具有很多共同性质。《后汉书·马援传》说：“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和龙的形象都富于力量和速度，都是阳刚、热烈的文化符号。和腾飞天空、富有阳刚力量的龙一样，马有在大地上疾迅奔跑的能力。龙是中国人用想象创造的，《论衡·龙虚》讲“龙之象，马首蛇身”。龙的形象之所以采用马的部分，应该就和这种阳刚的精神密切相关。《大戴礼记·五帝德》则记载“帝尝春夏乘龙，秋冬乘马”。帝尝是上古神帝，马可以和龙一样成为大神帝尝的座驾，其神圣地位可想而知。

河图洛书传说中背负河图之之所以是龙马，应该和它能出于黄河有关。百禽飞于天，百兽走于山，百鱼游于渊，而我们祖先想象中神龙最大的特性是善于变化。《说文解字》称龙是“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龙上可飞于天上，下可潜于水中。负图神马即为龙马，其可以出入黄河的能力就有了根源。

（摘自《光明日报》2026年2月27日。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